

◆安庆人物谱

状元龙汝言

高明



登梅 李陶 摄

旧时桐城罗岭镇(今属宜秀区)一带即流传有“五里三进士,隔河两状元”的美谈。“隔河两状元”指的是明代刘若宰、清代龙汝言,而“五里三进士”则指明清两代姚孙棻、龙鲤门、许鲤跃。刘若宰是明代崇祯元年(1628)状元,安庆市区孝肃路的状元府宾馆因其旧宅而得名。

今天,我们说说龙汝言。

龙汝言是清代嘉庆十九年(1814)状元,祖上由罗岭洪桂村迁至花山龙家湾(今属宜秀区杨桥镇)。龙汝言幼时家贫,考取秀才后在京城某八旗都统家做私塾先生。一次,嘉庆帝生日,都统嘱咐龙汝言代撰祝寿词呈献嘉庆皇帝。龙汝言别出心裁,从康熙、乾

隆皇帝的一百多首御制诗中寻章摘句集成百行祝寿词。嘉庆帝阅后龙颜大悦,召见都统要给与赏赐。都统也是个性情中人,如实禀报祝寿词为龙汝言代笔。嘉庆帝十分欣慰,赐龙汝言举人功名,并准许其参加第二年的会试,结果龙汝言会试落榜。嘉庆帝很不高兴,召见主考官时牢骚满腹,说这次考试没有选拔到有真才实学的士子。主考官大为不解,只能通过内侍太监侧面打听,方才知是龙汝言落榜的缘故。嘉庆十九年会试,龙汝言高中殿试一甲第一名(状元),嘉庆帝喜形于色。自此,龙汝言仕途通畅,历任翰林院修撰、南书房行走等京官,后来又任湖北乡试正考官、嘉庆二十

四年会试同考官,可谓意气风发。

但是,龙汝言的顺畅人生在重要节点穿插了戏剧性的一幕。龙汝言发迹之前和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类似,家庭开支主要靠岳父接济,因此妻子路氏在家中地位很高、一向强势,即便龙汝言中了状元依然惧内。一次路氏河东狮吼,龙汝言避居朋友家多日不敢回家。恰巧此时,负责记载皇帝言行的实录馆派遣书吏将乾隆帝《高宗实录》送到龙汝言家中请他校勘。路氏大字不识一个,收下就丢在一旁,几天之后书吏来取,原封不动带回,龙汝言对此事一无所知。过了几天,嘉庆帝突然降旨将龙汝言革职。龙汝言惊恐万分,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因为《高宗实录》书稿中“高宗纯皇帝”被误写为“绝皇帝”。这件事如果上纲上线就是杀头之罪,好在嘉庆帝没有将龙汝言收监问罪。几年后,嘉庆帝驾崩,龙汝言由于是昔日近侍旧臣得以获准参加祭拜。祭拜仪式上,龙汝言痛哭流涕、悲痛异常,新即位的道光帝深受感动,认为龙汝言知恩图报、心性纯良,任命龙汝言为内阁中书,最后官至兵部员外郎。

龙汝言由于政治上较为失意,得以潜心诗书,著《赐研斋集》十二卷。其书法本来就有相当的馆阁功底,晚年行书秀润畅达、潇洒灵动,足以跻身近代书法名家之列。

关于龙汝言的为人品行,从他和一代名臣林则徐的交谊中可以窥见端倪。龙汝言和林则徐同为嘉庆二十四年会试同考官时,公务之余,林则徐让龙汝言绘白菜图,由林本人题诗。林则徐为人刚介、择友甚严,却与龙汝言趣味相投、交往密切,可见龙汝言德操优良、品行端正。

几,家家忙赶集”,这谚语在此刻获得最喧腾的注脚。人流从四面八方涌来,将这狭窄的河道塞得水泄不通。扛着蛇皮袋的老人、推着童车的妇人、攥着簇新压岁钱在腿缝间钻窜的孩童……南腔与北调,吆喝与笑谈,还价声与寒暄声,混着炒货的焦香、糕点的甜腻,蒸腾出一年中最蓬勃的烟火气。那满街的商品——春联、福字、灯笼、中国结——便不再是静止的物件,而成了一尾尾灵动的鱼,随着这人潮的漩涡,游进县城的每一条巷陌,每一户窗棂。它们更是文化的信使,被远行的游子仔细叠进行囊,将故乡年的刻度与气味,带往千里之外。

忽然便想起一句唐诗:“故乡篱下菊,今日几花开?”对于我们这些自北门街走出的人而言,故乡篱下的菊或许已难寻觅,但北门街的年味,却从未辜负任何一个归人。它不在遥远的诗里,它就在脚下石板的纹路里,在头顶灯笼的暖光中,在皖西南乡音滚烫的碰撞里,更在那被一双双手递来传去、承载着全部生活理想的红色物件里。一年年,一岁岁,这味道在变,亦在常;在新生,亦在回归。它最终成为骨血里的文化印记,安静地,炽热地,照亮每一个寻路回家的人。

◆流年碎影

江水的重量

陈英

老家无井。整个村庄匍匐在地,人畜的性命,皆仰赖一公里外那条浑浊的长江。挑水,是日复一日的苦役。父亲的肩膀是扁担最熟悉的驿站,无论多累,他总要在晨昏的尘土里往返数趟。木桶唧呀,倒入缸中,投一块明矾,划拉几下,看泥沙缓缓沉底,浑水才有了清亮的指望。这活计风雨无阻,像一种无声的律法。我曾和姐姐用木棍抬一桶水,踉跄到家,已洒泼小半。从那时起,我便憎恶那压肩的扁担,憎恶笨重的水桶,更憎恶那永远泛着土腥的、黄褐的江水。

一九八三年仲夏,雨如天漏。夜黑如磬,雷电撕裂长空。煤油灯将母亲惊惶的影子投在墙上,时长时短。父亲和全村男人,早已像石柱般钉在圩埂上。一声崩裂的巨响猛然撞碎雨幕——那是我此生听过最骇人的声音,大地仿佛在脚下翻身。紧接着,哭喊与呼号从远处炸开。母亲开始低声抽泣。

破圩了。

那年我十岁,懵懂中竟觉出一丝新鲜:水漫进村,下次取水或许不必走远。这念头多年后回想,像一根刺,扎在记忆里。

天很快放晴,烈日灼烧着一片泽国。金黄的稻浪无影无踪,堵圩的巨石被洪水抛至百米外,像一座孤零零的坟。生活却必须立刻从水中打捞。父亲扛起凉床,母亲拿起镰刀绳索,走向浑国。水齐母亲肩膀,父亲蹲下,时常只露头颅。他在浑浊的水下摸索,割下沉甸甸的稻穗,母亲一把把接住,码在浮着的凉床上,捆成小小的垛。那张纳凉的竹床,成了汪洋中载满全家希望的孤舟。父亲低吼着号子,与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将“舟”推向岸边。一个上午,收拾不了半亩。可父亲湿漉的脸上,竟有一丝平静。那是劫后余生者,开始重建一粒米、一束穗的秩序时,特有的笃定。

待能抢的稻穗尽数归仓,男人们上山砍竹,编成巨栅,打下木桩,誓要缝合大地的伤口。合龙前,他们做了件让我多年后仍感沉重的事:杀死几条看家狗,将尸身投入决口。据说,这能引江鱼齐聚,以“稳住”水流,祈求封堵顺利。那年年底,家家确实分到了硕大的江鱼。生活以最直白的方式,教会了人们如何取舍。

被洪水延长的暑假,我们孩子用竹竿、尼龙线和弯钩缝衣针,做成钓具,终日坐在水边。一上午能钓几碗小鱼。我们快乐,也偶尔看见母亲脸上久违的笑意。浑水环绕的村庄,竟像暂时的桃源,除了肚里越来越清晰的、咕咕的饥饿。

秋后水退,苦役继续。清理淤泥,挖山取土,一担担夯填圩堤。号子声从霜晨响到月夜,单调而坚硬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年少的我,根本无法称量父辈眉头紧锁里的恐惧,无法想象“坚韧”二字,在一粒抢回的稻谷、一捧夯实的新土上,有多重。

一九九六年,一九九八年,大水再度叩门。彼时我已离乡,在城里过着另一种生活。圩堤幸得保全,但每次电话里,父母声音中那无法褪色的惊悸,都清晰传来。他们对洪水的忌惮,已如江水的颜色,浸透了生命底色。

而今,也浸透了我。

我不再憎恶那江水。我终是懂了:我们曾厌恶的赖以生存的,我们曾恐惧的誓死搏斗的,我们曾牺牲的默默守护的,都是同一条江,同一种生活。父亲用扁担挑回的,母亲在齐肩深水中接过的,乡亲们将血肉夯入堤坝的,正是这浑浊、沉重、却从未断绝的生活本身。

◆安庆地理

腊月的味道

孙春旺

腊月初八,年味始发。

还未踏入宿松的北门街,一片流动的赤色便先撞入眼帘。灯笼,数不清的红灯笼,与蜿蜒的中国结一道,将这条狭长的老街缠裹成一条静谧而滚烫的河。空气是黏稠的,浮动浆糊质朴的甜腥气与新裁红纸锐利的草木清香。走近了才看清,那灯笼的骨是极细的竹篾,经纬交织,撑起一个饱满的、呼吸着的红晕,恍如古驿道上未熄的、绵延了数百年的灯火。

货架与墙面,早已被春联与挂历的瀑布所淹没。“一元

复始,万象更新”“春归大地,福降人间”,墨迹酣畅,力透纸背。楷书是家门的端方,行书是春风的行逸。指尖抚过,粗砺的纸纹下有温暖的暖意,仿佛能触到书写者腕底的力道与祈愿。

然而,时光终究在向前淌。钟馗、关公的威仪年画,渐渐隐没于记忆的阁楼;爆竹的喧响,也因文明的律令而归于岑寂。你初时或许会有一丝怅惘,仿佛丢了一把开启旧梦的钥匙。但北门街的年味并未褪色,它只是悄然转过身,在新生的载体中寻到了更绵长的呼吸。你看,那中国结不是成了新的宠儿么?大者如斗,悬于厅堂正梁;小者如豆,系在窗棂帐角。一根红绳,千回百转,盘长结、如意结、同心结……绳结间偶尔缀一枚光润的玉石或金色的“福”字,下缀流苏,风过处,便漾起一团团安详的吉庆。

腊月二十往后,北门街便褪去了静画的姿态,彻底沸腾成一部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“年到二十

